

〈莎拉茅群¹訪談記事〉

這將死的水怎麼忽然

映成他眼中的一床溪水，

那時還未搬運那麼多的灰與泥，

尚是一隻在石群間吐信的蛇，

嗜血且偶有暴躍的模樣，源源不絕，自信的模樣，

那未能被現代紀錄的部落在旁，背後長著高且老的平原，

載有能盛光的湖，風湧時張口，

青年們將夜晚開出一條獵徑上去，

在能見的日光有了溫度後，

光著膀子，以嬉鬧的方式將自己餵養進去，

此時，溪旁的老弱婦孺亦將祭品打開，

讓血液汨汨地潛入溪中，雨便降下，直至分不清血與水，

這一床活跳的溪水怎麼忽然，

映成他眼中一條將死的水，老者說：

祈雨祭，那是

在三百戶祖先墾

居之地，那時

1 大甲溪流域泰雅族莎拉茅（Slamaw）群，群內耆老口傳此群人於南投祖居地遷徙至佳陽沖積扇後便不再移居，人丁興旺，最盛時有超過三百戶居住的聚落。直至日本殖民時期因抗日作戰造成人口驟減，降後被分成兩個部落：梨山部落以及佳陽部落，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因應中部地區用水需求而興建水庫後，佳陽部落被迫遷村至如今新佳陽部落之地點。

人活得熾熱，

織紋與靈神共存，

直至那溪流

被炸裂的紅

日刺出了膿血色，

濺得祖居地

長出了枯骨

幾千幾百叢成蔭，

直至不能住

人，那溪流就

長出了分水嶺來，

便越流越遠，

往改宗的方

向流淌，往能活的

方向流淌著，

自此，水開始

蒸發，使紅日劇變

為白色日輪，

老者說，在這之後就莎拉茅群便沒有祈雨祭了，

一條又一條的獵徑長出了梨子，

每顆金黃飽滿的梨子可以長出一個孩子，
 孩子們特別喜愛在溪裡玩，
 像魚被日光照到會反光一樣，
 孩子們也反射著光，
 漸漸地，誰也看不清他們的面孔了，
 父執輩們便鑿穿山壁引入白色日輪的光，
 母執輩們則開始哭泣，眼淚流入溪裡，開始堆積在
 部落、眼淚、眼淚、眼淚、
 部落、眼淚、眼淚、眼淚、眼淚、
 部落、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
 部落、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
 部落、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
 洩洪，
 眼淚、眼淚、
 眼淚、眼淚、眼淚、眼淚、
 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
 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眼淚、
 ……

老者在將死的溪邊駐足許久，容貌在溪底更迭，
 我移往高處，此時訪談接近尾聲，也更接近遷村的後裔，
 在移動的時候，原本浮腫的水體只剩殘肢斷臂，
 我終得以窺見那條溪流的全貌，遠至視界外蠕動的源頭，
 近至那些從不回來的水珠——水還未死，
 那是我以為的答案，而早象是在我準備之外以答案的形式出現的問題，

我即將悄悄地往下游離去時，突然間，
 老者轉過頭來，慢慢彎起停經已久地微笑，和藹地問：
 孩子，你知道部落今天
 會停水嗎？

評審短評 ————— 乜寇 · 索克魯曼

這首詩紀錄了泰雅族Slamaw（莎拉茅）群之遷移與歷史變遷的歷程，詩人質樸但又充滿情感的語言，讓人感受到一個詩人對民族對土地那一種巨大的關懷與嘆息。而「水」是這首詩裡有獨特的意象，水帶領讀者回顧了這一個似乎被人遺忘族群故事，它也連結了過去與現在，甚至記憶了民族的歷史記憶，然而時代的巨輪卻依然無情的滾動，從「紅日」與「白日」交替中讓我們看見的端倪。

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詩人在中後段幾行以「眼淚」所堆積的文字，似乎表達了當人們試圖讓自己回到那個歷史的場景時，作為一個後裔彷彿會看見一個民族被壓抑的情緒，而這情緒必須要被宣洩出來；然而詩人高竿的所在就在於，雖然他引導了人們令人哀傷的族群記憶，也領略了民族被壓抑的深層情緒，但終究還是要回到現實，於是最後那一問「孩子，你知道部落今天\會停水嗎？」令人有種大夢初醒的感覺。